

见识走马槽

张少芳



酷暑季节,正是露营的好时候。每逢周末,一众亲朋邀约带上露营装备奔赴青山绿水处,择一平坦草坪,安营扎寨,悠然闲适安度周末,好不惬意。走马槽就是这样一处露营的优选之地。而我来到走马槽,却是为了徒步,没承想这次徒步,让我见识到走马槽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收获良多。

走马槽位于和顺县东部,距县城30公里。站在走马槽景区那片绿绒绒的草地上,就被眼前的那段“长城”所吸引。只见一段城墙沿着山脊边缘弯弯曲曲随山势起伏着,时而爬上山坡,时而降至底洼,最高处还有一座烽火台瞭

望着深沟断崖对面的千山万壑。而深沟对面,则是河北邢台的边界,走马槽的那片平坦如空中草原的绿色地带就处于晋冀两省的分界岭上。那段长城其实并非古长城,而是一段古栈道,石片石块垒就的古栈道与古长城并无二致,它建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据。但见古栈道护墙之下,断崖峭壁,奇峰林立,那垂直的断崖如刀劈斧削般,约高百米,深至沟底,低头俯视,恐高者定要头晕目眩了。而那奇峰罗列,有的如巨形火炬炫于山间,有的如巨柄长剑直指蓝天,“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风景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自然在赋予这里奇峰绝壁之外,

显然还意犹未尽,依着古栈道不远处,竟然还有一处深深的溶洞。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曲折前行不远,一个人工石砌的洞口藏于悬崖峭壁间,进得洞口,一股湿润清凉气息包裹了全身,与此时洞外的酷暑天气形成两重天。我们打开预先准备好的手电筒,亦步亦趋深入洞中,洞内乾坤令人大开眼界。但见洞中奇异造型让人仿佛进入神秘龙宫,在水和二氧化碳的缓慢侵蚀下,形成千变万化的景观,一条条的钟乳石,一块块的石花,在洞内自由漫延,使得洞中有洞,洞里套洞。我们前行了数百米,依然没有探到洞底。洞内滴着水,洞壁上润着水,洞内地面上淌着水,洞里的水清澈

透亮,在湿润清凉的洞中探奇,令人充满好奇。可惜的是,细细观察之后,发现洞内原本变化多端的钟乳石被人从根部齐齐割断,只剩下紧贴着洞壁的钟乳石根部暴露着残留的断口。但愿我们每一个欣赏到奇异景观的人都做一个有素养的人,珍惜大自然送给我们的杰作。

从清凉溶洞中出来,暑热顿时遍布全身,走马槽的平坦草地上,一顶顶帐篷开在绿草地上,众多游人携家带口,来到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赏景、度假、露营。大自然以它的包容给了人们很多的享受,但愿每一个受到大自然恩赐的人都善待大自然。

晋阳湖听雨

温婉

不知从何时起,对雨情有独钟。喜欢雨的滂沱不羁,喜欢雨的缠绵多情,喜欢雨的宽容豁达,喜欢雨的润物无声……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顷刻间便阴云密布。“轰隆隆”的雷声夹杂着豆大的雨点向湖面打来。平静的湖面顿时躁动起来,仿佛落入水面的不是雨点,而是一颗颗坚硬无比的石子。很快,眼前便成了雨帘。雨越来越大,雨帘变成了雨雾。湖面升腾起的水雾迅速变浓,几乎看不到远处的任何景物。风一阵紧过一阵,原本清澈的水面变得浑浊起来,浪随着风的节奏不断拍打着湖岸,发出震耳的声响。风势渐收,湖面的雾气似乎渐渐变淡,远处的山若隐若现,呈现出一派“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壮观景象。

夏已去,秋来临。绵绵的秋雨不紧不慢地下着,一下就是好几天。一望无际的湖面像是密密匝匝地落进了无数的细针,淅淅沥沥、不疾不徐。扑面而来的气息是那样宁静、辽远。打着雨伞坐在湖边,听着,看着,仿佛周围什么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这湖、这雨,静寂、空灵。整个人融在这雨中,不知不觉,一个下午过去了。

冬天的雨真的不多,但是这不多的雨却是冷峻、透骨的。冰冷的雨点总是裹挟在寒风中,打得人脸生疼。湖面渐渐冻结,雨水落在冰面上,有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小小的水洼。远远望去,就像是白银盘里散落的粒粒珍珠,妙不可言。有时雨下不了多久,便变成了雪花飘洒下来。雪花落在脸颊上、脖子里,反而没有了刚才的湿冷,取而代之的是阵阵柔软和温暖。

冬去春来,湖面正在一点点地解冻。天街小雨,窸窸窣窣,润物无声。调皮的雨滴像一个个春的信使,起初,只是在湖面上试探,很快就变得大胆起来。“沙沙沙”“哗哗哗”,天籁之音,扣人心弦。仿佛听到了土地解冻并开怀畅饮的声音,似乎已经看到了禾苗喝饱了水茁壮成长的身影。春雨,荡涤了浮尘,洗去了铅华。

晋阳湖听雨,听四季变换,听人生冷暖……一声声、一段段、一片片、一篇篇……是好事,亦是乐事,更是趣事……



拍摄时间:2022年8月

拍摄地点:山西太原

程家峪村是一座建在崖壁上的千年古村落,毗邻天龙山,东壤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店头古堡、太山龙泉寺,与西山旅游公路相接。千载古境,悬壁而建,一孔孔古石窑洞,一幕幕岁月风华,一棵棵参天古树,一段段历史变迁,如今尚存遗迹。

张贵荣 摄



“丛林”深处是家乡

刘玟

夏秋之交,我喜欢然站上家乡的屋顶四望。

村子里一条大道纵贯南北,一眼望不到边,每隔百米挖一段东西向的水渠,渠堰两侧种上两排杨树或柳树,全村土地就被道路、水渠、林带格式化成一大块一大块长方形的格子。从北往南数,起名东一排、东二排……西一排、西二排……西八排。每一排都清一色地播种下玉米作物,每到夏季,注定会站列出一格一格宏大的方阵,四面围定村庄。

田间小路在两侧挺拔的玉米映衬下,显得笔直而狭窄。视野被牢牢地压缩在玉米队列固定出的走廊里,满目绿意。村民惜地如金,既使在两家分界的垄畔上也点上玉米,彻底锁住了进出“丛林”深处的通道,造出谜一般秘不可测的天地。一路上检阅着方阵,感受着每一名“列兵”达到它生命中最美季节时的勃勃生机——根如伸出铁爪,深深地抓住泥土,任尔风来,屹立不倒;杆如竹子拔节,节

节高升,挺拔直立到足有两米多高,具备了“丛林”的气势;中间画下醒目白茎的绿叶,在拔节处如翅膀般舒展在两侧;小臂长的玉米棒子斜伸出来,由略微泛黄的绿衣包裹着,棒子头顶一绺玉米须,或深红或浅黄,如帽缨飘拂;杆顶几片叶子聚拢成手掌,托起状如稻穗般的黄色顶缨,仿佛起到了古代军帽上羽毛般的装饰作用,引领着玉米由军绿向草黄换装的潮流。

走上高出平地几米的村西汾河坝堰,终于从包围圈中突围出来,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一张由无数株玉米顶穗织出的黄色“巨毯”,平平整整地铺向天边。已残缺而不连贯的林带,尽管高出玉米许多,但根本无法破坏“巨毯”的辽阔感。在“巨毯”的中央露出参差不齐的屋顶,如深陷在郁郁苍苍的玉米“丛林”中。

沿坝堰北行至汾河、潇河交汇处,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分割出游牧区与农耕区——一条

小路弯出几道弯,优雅地缓冲着坝堰的坡度,窜入汾河河滩上青青的草场里,岸上村民打着口哨,甩着响鞭,放牧着一队队的羊群,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之境。由此溯潇河向东,又进入了玉米当家的农耕世界。潇河历尽千湾,终于悟透人生,化身为隐者,隐于河滩上种出的玉米“丛林”间。灰蒙蒙的天似穹庐,气势盖住了西山的青黛,笼罩四方。

从潇河坝堰下来,侧身进入仅容一人通过的玉米垅间,沿南北向穿行,一路上被叶子划得皮肤生疼。走到“丛林”的尽头,就见潇河河槽直地下切下去,河水浅浅地盖住河底,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我与家乡一起,淹没在至寂的“丛林”深处,静静地遐想着,心头就升起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梦幻之感。外面的风景,去过了说再见,往往再也不见,家乡的风景,时时说再见,却真的会经常再见……

